

第一章 駱老夫人的打算

臨近上元節，為讓百姓盡興過個節，燕京暫時取消宵禁，晚上十分熱鬧，喧囂聲透過破舊的大門傳到裡屋。

駱鶯坐在梳妝檯前，給臉頰上補幾抹紅色。她自幼就有氣血虛的毛病，最近兩年越發嚴重，膚色白得嚇人，為遮掩這種狀況，總是隨時帶著鏡子與胭脂。

梅娘看她補完妝，叮囑道：「等會去章府不知要待多久，姑娘先吃一顆八珍丸吧。」這種藥丸可以提神，服用後不至於短時間露出虛態，顯得十分精神。

駱鶯點點頭，梅娘就從袖中拿出一個小葫蘆，往駱鶯手心倒了顆拇指般大褐色的藥丸。

門口忽然響起小姑娘微惱的聲音，「姊姊，阿棠要跟著去章家，說想跟章大公子一起玩，也不知有什麼好玩的。」

怕妹妹瞧見，駱鶯急忙把藥丸嚥下，而後笑道：「大公子和善可親，也難怪阿棠喜歡。」

一高一矮兩個身影走進來，高的那個是十四歲的駱燕，生得與駱鶯十分相像，只眼睛很是不同。駱鶯是一雙清凌凌的杏眼，駱燕卻是漂亮的桃花眼。

此時她哼了聲，不贊同的道：「姊姊，那叫什麼和善可親，那是傻，明明都十九了，還跟小孩子一樣。」

駱鶯尚未說話，梅娘皺起了眉，「二姑娘，小心言辭！」

駱府雖也是官宦人家，可與燕京的權貴豪門相比卻是十分寒酸，姊妹倆統共就一個丫鬟梅娘，且因是駱老夫人派來的，還總喜歡教訓她們。

駱燕心生不滿，待罵上幾句，卻被駱鶯截住，「章府請的是女眷，阿棠你不能去，等下回祖母請章大公子過來，你們再一起玩可好？」

駱棠忙問：「他何時過來？」態度很是急切。

駱鶯知道弟弟是眼饞章允寧的那些小玩意兒。孩子都貪玩，她笑著道：「至多三五日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嗯。」駱鶯很確定。

駱棠這才不問了。

梅娘叫駱燕也收拾一番，帶著姊妹倆去上房。

路上，駱燕噘著嘴道：「晚上這麼冷，還請我們過去，姊姊可不能著涼。」

「又不是紙糊的，風都吹不得嗎？沒事。」

總是說沒事，可還得時不時吃藥，駱燕知道姊姊身子弱，「都怪祖母答應下來……」

他們雙親已不在人世，祖母又是繼祖母，原本就對他們不好，偏偏是身體最為康健的那一個，她咬一咬嘴唇，「氣死我了！」

知道她的心思，駱鶯拍拍手臂安慰。

到了上房，屋內除了駱老夫人外還有二房的許氏跟三姑娘駱筭。

許氏瞧見兩人，笑咪咪道：「不細看，真分不清誰是誰呢，阿燕長得真快，跟阿鶯一樣高了。」

差了兩歲，個子卻差不多，可見小的那個將來必定會後來居上，駱老夫人掃一眼駱鶯的臉道：「明明是姊姊，卻一點長不過阿燕，妳平日得多吃點。」說著吩咐丫鬟雙喜把斗篷取來。

雙喜給駱鶯穿上，「老夫人怕姑娘出門冷，親自挑選料子給姑娘做的。」

一直沒做聲的駱簪微微變了臉色，但很快明白過來，不屑的撇了下唇。

那是一件白底繡梅花寧綢的斗篷，做這樣的斗篷，憑他們的家底已經很是奢侈了，駱鶯微微屈身，「多謝祖母。」

一點沒有推辭，可見她心裡十分清楚，那披風不是可以白收的。駱老夫人笑起來，要不怎麼說這孫女兒聰慧呢？看著柔弱可欺，實則小算盤打得啪啪響，這幾年來為保全住她們大房，在她這繼祖母前面演足了戲。

也罷……原本她是想把駱鶯弄去別的高門大戶，怎麼說也是生得一副好容顏，不過這身子怕是禁不起折騰，到時撐不住死了，駱府也討不到好處，如今嫁這章府的傻兒，怎麼想怎麼合適。

駱老夫人的笑容越發溫和，走過去挽住駱鶯的手臂，「不必謝，家中也只有妳最配。走吧，別讓章老夫人久等。」

看起來真是個慈祥的長輩，駱鶯垂下眼，諷刺的笑了笑。

老夫人的手段她年幼時就已經領教過了，先是用美色勾引祖父，把祖母氣出了病，早早離世，生下兒子後上位，又用各種手段打壓父親。

父親本來就因執意娶不明來歷的母親得罪祖父，父子倆關係就更差了。後來雪上加霜，母親病重去世，父親也跟著走了，終究被駱老夫人得逞，他們三姊弟落得個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」的結果。

無人救他們，只能自己救自己，駱鶯心想，也是難得的運氣，章大公子竟真的很喜歡她。比起那些或心思深沉或輕浮薄情的公子哥兒，顯然章允寧是容易相處的。正想著，指端被妹妹溫熱的手握住，她側過頭，瞧見駱燕漆黑的頭髮、日漸長開的五官，心想，妹妹這樣率真的性子，長大後倘若沒有什麼後盾，恐怕是很危險的，只有她嫁得好才能護住了，可惜自己身子不爭氣，也不知還能熬幾年……

駱鶯輕輕擰了擰眉，跟隨著駱老夫人，坐上轎子。

章府的垂花門外，有一輛鑲金嵌玉的馬車停著，駱府的女眷下來後目光都被吸引過去，但很快駱老夫人就不看了。京都權貴如雲，這樣的馬車不少，章府應該是另請了什麼賓客。她招呼一聲，領著兒媳孫女往裡走。

她不知，馬車裡的人此時正在暖閣與章老夫人說著話。

章老夫人微微傾著身子，「你竟然會過來，我早知道就不請別家來做客了。」

章府在燕京紮根百年，祖上曾也出過名相，照理說，除非是在天子面前，章老夫人的臉上不該有此等小心翼翼，更何況這還是她外甥。

然而，章老夫人真是不敢有絲毫怠慢，眼前的孩子早已不是兒時的性子了。

兒時生得粉妝玉琢，見到誰都會咧開嘴笑，好像個福娃娃，就是膽子小，一隻螞

蚱都能把他嚇得躲起來，螞蚱被趕走了，他又高興的探出頭，憨態可掬。可惜偏偏有人忍不得，說西平侯府不出懦弱之徒，早早將他帶去沙場，再回來就變成了如今喜怒難辨的模樣，後來甚至做了攝政都督。

章老夫人吩咐丫鬟，「先領她們去別處。」

誰想他道：「無妨，讓她們進來吧，我也正好要走了。」

街道上有不少賣花燈的攤子，透過轎簾，依稀能見燈火閃耀，五光十色，只到達章家府內，才發現剛才的燈火與之相比乃是大巫見小巫。

駱燕瞧著府裡的火樹銀花，暗自咋舌。早先就知道章府富貴，此番親眼瞧見，才是大開眼界，也難怪繼祖母會巴結，不過也是因著姊姊的關係結識了章大公子，不然連章府的大門都進不來。

但總感覺不是什麼好事，駱燕隱隱有些擔憂。

章府前來迎接的四位丫鬟引她們去府邸的暖閣，捲簾拉起，有位男子從裡面走出。駱老夫人定睛一看，嘴巴大張，此人竟是大都督宋淮！

要說宋淮，大魏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起先是以善戰聞名，後來被先帝臨終前託付匡扶幼帝，地位更是登上頂峰。幾年間以謀逆罪死在他手下的人，例如章國公、靖王等不下百人，誰背地裡不說一句，隻手遮天？

今日並非節日，他竟在章家？駱老夫人急忙道：「老身見過宋都督。」一邊示意兒媳孫女上前。

宋都督的名頭駱鶯當然有所耳聞，只是不曾碰過面，當下拉著妹妹的手請安。

她垂著頭，露出的脖頸十分白皙。

前世他來送節禮，舅母也是請了駱府的女眷來，但怕打攬他便讓丫鬟領著去別處稍候，他沒有阻止。後來再遇到駱鶯時，她跟著章允寧一起叫他「表叔」。

駱鶯站在母親身後偷偷打量宋淮，她第一次這麼近的看到這位大都督，但不敢往臉上瞄，只瞧見他寬肩細腹，足蹬一雙紫色滾邊的官靴。

聽說都二十四歲了還沒有成家呢，駱鶯暗道，駱鶯要攀上高門，應該勾搭他才對吧？怎麼……想著又撇起唇角，宋淮還真是攀不上的，章允寧要不是頭腦不好，章府也不可能看得上駱鶯。

「大都督這是要走了嗎？」駱老夫人大著膽子問，但聲音謙恭，小心翼翼。

宋淮出乎意料的接了話，「是，妳們進去吧，舅母在等著。」

駱老夫人難免失望，因她很少見到宋淮，早些年他不在燕京，回京後又獨愛清淨，除了皇宮與都督府甚少在別處露面，今日本想套近乎，誰想這就要離開了。

她目送宋淮，宋淮走兩步卻停下來，剛好停在駱鶯的面前。

男子個頭極高，穿著深青色的錦袍，駱鶯瞧見他垂下來的手很白，不像是打過多年仗的人，她一陣緊張。

鼻尖香味漸濃，似苦澀的藥，又似清涼的薄荷、淡雅的花，混雜在一處，是她身上獨有的。前世，他有日忽然注意到，覺得十分好聞，然而見過許多姑娘卻不曾再碰到相似的。

宋淮停頓片刻，往外走去。

駱鶯這才敢抬頭，但也只瞥到一眼側臉。刀斧雕琢般的下頷，高挺的鼻子，又讓她感覺出了這男子身上的冷硬感——這一定不是個好相處的人。

「做大都督不容易，我想留他吃頓飯，如今都難得很。」章老夫人的話把所有人的視線又拉回來。

駱老夫人忙領著小輩們往裡走，章老夫人坐在暖閣中央的高椅上，穿一件石青色繡雲芝瑞草的夾襖，頭戴抹額，正中間一顆紫珠比拇指還大。

在她下首坐著兒媳章夫人孟氏，此番起來對駱老夫人行禮，「天寒地凍的，老夫人不曾受涼吧？」

駱老夫人道：「哪裡哪裡，都是坐轎子過來的，些許寒風算不得什麼。」

章老夫人請她們坐下，叫丫鬟上熱茶，「喝了暖暖身子。」

駱老夫人還沒忘宋淮，「剛才十分榮幸遇到宋都督，有宋都督這樣的好官，真是百姓之福啊。」

「可惜忠義不能兩全，他只顧著我們大魏，顧著百姓，自個兒的終身大事卻不曾解決，我那小姑……」章老夫人頓一頓不再提，看向駱鶯，「駱大姑娘，妳今晚可有想吃的東西？我讓廚子做給妳吃。」

駱鶯哪裡好真的點什麼菜餚，忙道：「老夫人，不用這樣勞煩的。」

章夫人在旁默默打量，心思複雜。她的兒子傻了好些年，原本也沒打算替他娶妻，誰想遇到駱鶯竟開始天天惦念。雖不是男女之情，好歹也算開竅，朝好的一面想，總不是讓人絕望的。

只是這姑娘身體不夠健康……章夫人目光落在她臉上，不過看著倒也不算太差。

思忖時，丫鬟靠近，壓低聲音耳語，章夫人唔了一聲。

雙方寒暄幾句，章老夫人也在意駱鶯的身體，便說她瘦，長胖些更好看。

許氏急忙就道：「因之前在孝期，沒什麼胃口，母親也在勸著她，還花高價請名醫看脈，幫著調養。」大夫確實請過，只是對駱鶯的病弱一籌莫展，說是先天的，想好看運氣。

章老夫人笑了笑，既然要結親，底細都是要打聽清楚的，駱老夫人不是原配，對這三個孩子哪有什麼感情，是這大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才重視起來的。

她掃一眼駱鶯身上刻意穿的披風，「阿鶯有這樣慈愛的祖母，委實是好福氣。」

駱老夫人神色微動，「也是阿鶯懂事，惹人疼。」

章夫人中途插話說起水苑的花燈，「小姑娘最是喜歡這些，老夫人不介意的話，我讓丫鬟帶著她們去看看？」

必然少不了吹冷風，駱老夫人心想章夫人還是有些顧慮吧，想看看駱鶯的身子，要是連這個都受不住，肯定就不會結親。

她看向駱鶯，「阿鶯，妳最大，看著兩個妹妹，別到處亂跑。」

駱鶯應一聲，章夫人命丫鬟領她們去水苑。

駱燕拉住駱鶯，「姊姊，妳冷不冷，冷的話我們還是不要去了，還能強迫我們不成？」

「不冷，穿這麼厚呢。」駱鶯搖搖她的手，「我也好奇這水苑是何樣。」從來都是駱鶯包容她，駱燕哪裡頂得住姊姊的撒嬌，立刻就軟了下來。水苑建在府內的西邊，穿過兩側種滿青竹的小路，盡頭便看見灑了月輝銀光的水面。湖上的小橋掛著花燈，亭子裡也是，比起在街上看花燈更添幾分雅趣。

「阿鶯。」章允寧已經等在那裡了，快步上來，笑嘻嘻道：「總算見到妳了。這花燈好不好看？我專門叫人掛了給妳看的！」年輕公子穿著一襲月白色金繡寶相花的錦袍，倘若不開口，當真是如珠玉在側。駱鶯心頭生出幾分憐憫，那日她難得出門與妹妹在城內的九曲河散步，就遇到了章允寧，他把蹴鞠踢到她跟前。

她驚了一下就要避嫌，但章允寧卻不認生，追著她說話，像個沒長大的孩子，她一時憐憫同他說了幾句，誰想到章允寧就記住了她，後來總是來家裡找她。駱老夫人樂得如此，開大門歡迎，章府就知道這件事了。

駱鶯回過神，「花燈很漂亮。」

章允寧馬上道：「妳喜歡哪一盞，我叫他們取下來。」

駱鶯忙道：「不用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章允寧問。

「掛在橋上有倒影，拿在手裡就沒那麼好看了。」

章允寧想想也是，「妳要喜歡，可以天天來看，我叫他們別撤走。」

「不用，便是要節日看才有意思。」駱鶯勸他，「如果天天看，很快就膩了。」她說的每句話都對，章允寧乖巧的點頭，「好，那就等明年吧。」

章允寧年幼時在路途染病來不及救治，落下了後遺症，長大後在京都總是闖禍，後來就被送出去了，去年才接回來，就這短短兩個月，竟被駱鶯弄得服服帖帖。

駱簪忍不住暗諷，「大姊與章大公子，宛如一對璧人呢。」

章允寧愣了愣，「什麼叫璧人？」

「璧人是……」駱簪對上章允寧的目光，突然又不太敢解釋。因為兩家還沒有挑明，萬一有變數，這話被祖母知道定是要責罰的，便猶豫起來。

駱燕卻險些跳腳，她是知道章允寧的情況的，這樣的人怎麼就跟姊姊是璧人了？她美眸圓睜，呵斥道：「妳胡說什麼？」

「怎麼，章大公子不知何意，妳也不知嗎？」駱簪挑眉，「我是在誇她。」

駱燕更為氣惱了，她二人年紀相仿，因大房二房長久對立的關係，她們自小也視對方為仇敵。

駱燕狠狠瞪著她，「妳這小人，就敢逞口舌之快，姊姊脾氣好平日裡不追究，我可記著呢，妳別以為仗著祖母就能欺負我們！」

在這裡吵起來可不行，駱鶯拉住駱燕，「別說了，走，我們去橋上看看。」她招呼章允寧一起走。

章允寧的臉色卻不好看，突然上前打了駱簪一耳光，「妳竟敢欺負她們倆！」這耳光來得又快又狠，駱簪懵住了，捂著臉看向章允寧，但見他盛氣凌人，一時不敢說什麼，哭著跑遠。

丫鬟們看情況不對，急忙求駱鶯，「勞煩大姑娘勸勸大公子。」實在沒想到會惹出這種事，駱鶯向章允寧解釋，「章公子，你別誤會，妹妹沒有惡意的，她是在打趣呢。」

「她沒欺負妳們？」章允寧問。

「沒有。」駱鶯道：「我得去看看妹妹，過幾日再見，可好？」倘若真是自己做錯了呢？章允寧想一想，「好，那花燈我先不撤了，等妳再來。」走出水苑後，駱簪甩開她們倆，飛奔著去找祖母與母親。

駱老夫人聽完卻沒有偏袒她，訓斥道：「大公子會無端端的打妳？」

「都是大姊挑撥，說我欺負她們。」駱簪給祖母看臉上的傷痕。那章允寧的力氣真大，她的臉都腫起來了，還有五根很明顯的手指印，不知要多久才能痊癒。許氏見女兒受苦，忍不住擦眼淚，「怎麼會這樣？」

駱老夫人當然不信，駱鶯做事謹慎，絕不會主動在章府挑起事端，至於駱燕，這小姑娘的脾氣倒有可能，但駱簪必然是說了什麼才會引起矛盾。

駱老夫人淡淡道：「傷得不重，過幾日就消了。」叮囑許氏，「妳先帶阿簪回去吧，請個大夫看看。」

顯然是要平息下去，許氏雖然心疼也不好反對，她沒有生出兒子本來就理虧，平時也不敢頂撞婆母，只好答應。

駱簪沒得到支持，氣得扭頭就走。

出了此事，始終有損興致，就沒再談結親的事兒，章老夫人關懷駱簪幾句，說自家孫兒不懂事。

駱老夫人自然說是駱簪的錯，隨後就帶著駱鶯駱燕回府，路上，她一句也沒責備姊妹倆。

駱燕見狀更是有點不安了，這繼祖母怕是沒安什麼好心，回去後就跟駱鶯嘀咕，讓她小心點。

駱鶯心裡一清二楚，只順著妹妹的話應著。

此時宋淮剛剛踏入西平侯府，到書房後，一坐下他就給護衛翁鶴下了一道命令，讓他明日請一位夫人去清和酒樓會面。

這命令十分突然，就算翁鶴極為瞭解宋淮，一時也難以窺測其中的心思，他愣了愣道：「屬下馬上去辦。」

他快步離開後，宋淮將窗打開，外面傳來淡淡的梅花香氣。

月光傾瀉，清冷冷的。他想起前世在章府時，好幾次見駱鶯坐在園中，托著腮安安靜靜的看月亮，她的神色總是很平靜，像無波無瀾的湖面，也不知她是否後悔過。

他不曾問，但駱鶯嫁入章府，顯然是想改變他們三姊弟的命運。

那這次，就由他來替她改命吧。

前兩日下了一場雪，此時已經消融的差不多，天氣日漸暖和，光禿禿的樹枝都冒出了新芽。

駱鶯喝完藥之後指點弟弟跟妹妹寫字，她自小身體就不好，學的東西不多，但一手字極為秀美。

梅娘瞧這三人很是專注，微微皺一皺眉，「姑娘應該讓二姑娘練練女紅，字有什麼好學的？姑娘做不動繡活，總不能讓二姑娘也跟著荒廢了吧？」

駱燕嫌她煩，「女紅學了做什麼？我也不見駱簪學！」

梅娘一貫不喜歡駱燕，覺得她性子太衝，嗤笑一聲，「您跟三姑娘比？」三姑娘好歹有個做官的父親，大房還有什麼？「我是好心提醒你們，技多不壓身。」

「等天氣再暖些。」駱鶯知道梅娘的意思，女紅是應該學一點，然而她願意嫁去章府，本就是為妹妹跟弟弟的前途，若妹妹學女紅是為了將來討好夫家，那還有什麼意義？她一定要給妹妹謀劃一門頂頂好的婚事，讓妹妹不受一點委屈。

她挽袖繼續磨墨。

上房的一個婆子突然來傳話，「大姑娘、二姑娘，明日早些起身收拾，宣德侯夫人請姑娘們去做客。」

梅娘大為吃驚，「宣德侯夫人怎麼會……」那些個權貴家族慣喜歡聚會的，可駱府從來不在名單上，難道說是看在章府的面子？可兩家尚未定下也不至於吧？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只督促駱鶯，「一定不能失禮，您可要管好二姑娘！」

駱燕翻了一個白眼，暗道還不如管好駱簪呢，要不是駱簪總惹人嫌，她才懶得理！第二日，姊妹倆早早就起來了。

見駱燕換了好幾次裙衫，駱鶯心裡未免難過，要是父親母親還在世，駱燕也不會一件拿得出手的裙衫都沒有。她暗歎一聲，把自己一條繡玉蘭花的棉裙遞給去，

「阿燕，你穿著比我好看，配那件藍色的襖子最合適。」

她待嫁之齡，又因為章允寧的緣故，老夫人難得給她多做了幾件新衣。

駱燕連連搖頭，「我不要……」她胡亂穿了一件，「還不是怕那些貴族小姐看不起我們，等會指指點點！真不知道宣德侯夫人為何相請？」

就算駱府不曾沒落，在權貴圈也排不上號，外出遊玩，富貴家的小姐都是在一處，她們從小錦衣玉食，穿的用的都不一樣，不過駱燕也不羨慕，加上駱鶯身子不好，她總在家陪著，久而久之連個朋友也沒有，只跟駱鶯親熱了。

駱鶯見她不肯也就罷了，心想，等以後她一定要給妹妹買好多好多漂亮的裙衫。兩人收拾完去給駱老夫人請安，屋內，駱簪穿得光鮮亮麗，一張臉如桃花般嬌美，不過胭脂抹得厚了些，有些過於豔麗。

可能是為了遮掩上次被章允寧打的那一邊臉，駱燕好笑，伸手撩撩頭髮，把下頷微微揚起，還未及笄的年紀，就已經處處在比了。

駱老夫人都看在眼裡，三個孫女長得出色，這就是很好的籌碼，女子不能出仕，又不能拋頭露面去做生意，除了找一門好姻緣，還能做什麼？

駱老夫人露出笑容，「宣德侯夫人心血來潮，突然想辦宴會熱鬧一番，請了好多

家的小姐去做客，不止我們家，還有隔壁的許家吳家等等。妳們去了切莫闖禍，多結交幾個朋友才是正理。」

許氏也跟著叮囑幾句。

馬車已經準備好了，三人很快便去往宣德侯府。

第二章 穆夫人的邀請

等到了宣德侯府的垂花門口，有丫鬟來相迎，知道她們是駱府的姑娘後，就領著去暖和的花廳。

不像那兩個常待在家裡，駱簷是喜歡交朋友的，只是不能如願交到合意的那種。與駱府差不離的，她懶得太花心思；比駱府富貴的，她又不想卑躬屈膝，高不成低不就。

廳內四角都有炭盆，用的炭沒有一絲的煙氣。

駱燕在鋪著錦墊的椅子坐下後道：「難道我們是來得最早的？別家一個都沒來嗎？」

駱鶯也覺得奇怪。

駱簷則環顧著花廳，打量牆上名貴的畫，各色傢俱、花瓶，想著等會找些什麼話題與那些姑娘閒談。

過不得多久，外面有了腳步聲，三個人都朝門口看，不料進來的並不是什麼姑娘，而是由丫鬟領著的一位髮色斑駁的中年貴婦。那貴婦五官生得很是秀美，然而神色憔悴，毫無生氣，嘴角略微下垂，還有點苦相。

駱鶯三個面面相覩，一時不知道怎麼稱呼，她們都不認識這位婦人。

丫鬟見狀介紹道：「這是信國公夫人穆夫人。」

信國公穆易的名字是誰聽了都如雷震耳的，駱簷瞪圓了眼睛，搶先一步上前行禮，「小女子見過穆夫人，小女子名駱簷，這兩位是小女子的族姊，今日蒙宣德侯夫人相請，三生有幸得見穆夫人。」

穆易在十幾年前被先帝調派去臨安任總兵，去年年底才重回京都，雖聲名顯赫，但像駱鶯三個這般大的年輕姑娘，從未曾見其真人。

駱鶯也忙拉著駱燕行禮，誰想她才一出聲，對面的穆夫人竟失態了，呼喚道：「悅兒！」

緊接著駱鶯的手就被握住了，她發現穆夫人的眼神極其的驚喜，甚至還有些狂熱，眼角的皮肉顫抖著，盯著她，而後有一行淚落下，順著臉頰，滴在手背上。

駱鶯吃驚道：「穆夫人？」

她聲音很柔和，也很弱，像是中氣不足。

穆夫人身邊的丫鬟急忙道：「夫人，這是駱府的姑娘，夫人。」

穆夫人的手抖了下，但又像不死心的樣子，反覆看了駱鶯好幾眼，才把手慢慢鬆開。

丫鬟解釋道：「駱姑娘，夫人身體不適，請別放在心上。」

「無妨，夫人既然不適，快些坐著歇息吧。」駱鶯看她也是不太舒服的樣子，剛才的狀態彷彿是認錯人，她好像聽到什麼「悅兒」。

駱鶯往後退幾步讓開路，駱簪卻疾步上去，與穆夫人的丫鬟一同扶住她，「是不是跟宣德侯夫人說一聲，請大夫來看看？」

「不用。」穆夫人低聲道：「多謝。」說著慢慢坐下。

到底怎麼回事？是跟駱鶯有關嗎？駱簪覺察出不對，目光在那兩人身上來回巡視。這時，門口響起一個管事的聲音，「怎麼把三位姑娘領到這兒來了？是隔壁的花廳！」

弄錯了嗎？領路的丫鬟嘀咕著，明明記得說的是這間啊？她皺著眉，「勞煩姑娘們跟奴婢走吧。」

駱鶯三個告別了穆夫人，方才離開。

看著那清瘦的背影，穆夫人顫聲低語，「怎麼可能是悅兒，我竟認錯……可怎麼會……」她又澀然淚下。

另外一個花廳果然有許多小姑娘，像吳家的兩姊妹吳琳吳琦都在，駱簪很快就融入其中了，駱鶯姊妹倆卻沒怎麼交際，坐在角落裡小聲閒談。

宣德侯夫人過了一會才出現的，說穆夫人不舒服先行回府了。她頗為擔憂，心情不佳，讓姑娘們自行畫畫寫字玩。

駱燕小聲道：「把人請來做這些，還不如在自個兒家裡寫字呢，這些權貴真是閒的。」

「既來之則安之，寫吧。」駱鶯提起筆。

女管事之後看了一圈，竟然請駱鶯去裡間，說宣德侯夫人喜歡字寫得好的小姑娘，要單獨見一見。

駱鶯不疑有他，跟著過去。穿過鑲著玉石的屏風，正要行禮，卻發現正中的椅子上坐著的並不是宣德侯夫人，而是一位男子。

難道管事走錯了地方？不可能吧？

靜默中，駱鶯大著膽子仔細看了男子一眼。

那一眼，叫她的心頭突地一跳，她猶豫著問：「莫非是宋都督？」

「是。」宋淮很高興她能認出自己。

駱鶯急忙見禮，「小女子見過都督，不知宣德侯夫人在何處？小女子是來見……」她不明白為何宋淮在此？

「她是聽我吩咐把妳請來的。」宋淮做了個手勢，「坐下吧。」

「是。」駱鶯的心更是七上八下了，待坐好後她捏了捏手指，打算問宋淮想幹什麼，但到底沒問出來。

眼下這人可是輔助天子的，連宣德侯夫人都要聽他吩咐，她何必多嘴？乖乖等著就是。

果然宋淮又開口了，「妳不用怕，我是有事與妳商談。」

他是大魏的攝政都督，出身侯府之家，她是普通的閨中女子，他們之間有什麼好談的？

駱鶯越發覺得怪異，低聲道：「都督請說。」

宋淮也不拐彎抹角，「如果我有辦法讓妳脫離駱老夫人，且還不用嫁入章府，妳

可願意聽從？」

駱鶯愣住了，仔細一想之後，她忽然有點難堪。若非有所圖謀，誰願意嫁給傻子呢？雖然這傻子很可愛，但做夫婿到底是不成的，宋淮這是看穿了她的心思。

駱鶯的睫毛微顫，「我不知都督是何意思……」還未說完，就聽到宋淮平靜的聲音——

「妳不用與我打馬虎眼，我不讓妳嫁給我表侄，是怕章府因此被人詬病，舅父已經致仕，一生清白，我不想到頭來得個仗勢欺人的名頭。」前世章老夫人事情辦得極快，也不知是如何說服章老爺子的，二月就定下了親事。

世人都是長眼的，還能看不出來兩家結親的目的嗎？章府是用權勢給章允寧換來妻子，駱府是用自家姑娘換取利益，名聲都不會好聽。

只這也是平常事，駱府光是一個小家都藏了多少齷齪，何況是一整個燕京。每個角落，每個縫隙，為了一點利益，多少人絞盡腦汁。

想過好，太難，尤其是她們這些姑娘家。

駱鶯歎了口氣，「都督不是應該勸一勸章老夫人嗎？」章府沒有此意的話，駱府再如何也無用。

宋淮唔一聲，「當然還有第二個原因。」

他講了穆夫人家裡的事，駱鶯認真聽完，對宋淮的想法很有些震驚。

倘若一切順利的話，確實對她極為有利，比嫁入章府不知好上多少，可他為什麼要幫她呢，世上有這樣的好事嗎？

駱鶯斟酌著言辭，「小女子恐怕難以報答都督之恩。」

憑她的聰明，自然是有辦法的，只他不想要她報恩。

他要的是什麼，駱鶯將來自會知道。

「妳能記著就行。」

這麼容易嗎？駱鶯詫異的看向宋淮，但見他一雙星眸中竟含著幾分柔和，幾分笑意，她莫名的覺得一陣恐懼。即便在深閨，她也是聽說了他的各色傳聞。

他哪裡是個和善的人？這一定是她的錯覺。

可這建議她膽敢不聽嗎？也其實有的是辦法拆散這樁婚事，眼下這條路算是好的，那還不如搏一搏。

穆夫人是在宣德侯府受了刺激，宣德侯夫人當然要親自去探望，信國公夫婦感情深厚，穆易今日甚至告了假在家陪伴妻子，不過宣德侯夫人到的時候，穆易是站在外間。

「宋夫人在裡面。」穆易請宣德侯夫人坐下，「瑞蓉說得不清不楚的，只提到一個姑娘……說是生得像悅兒。」

宣德侯夫人歎息一聲，「都是我的錯，原是想請她出來散散心，誰知道會這樣。不過像不像悅兒我真不知，悅兒我只記得她五歲時的模樣。」

穆易夫婦誰也離不開誰，穆易被先帝調任臨安，穆夫人也帶著兒子女兒一同前往。

「不過說起來，那位駱大姑娘的眼睛確實是很漂亮，跟杏子似的。」

穆易的眼前就浮現出女兒的臉，後來瘦得很了，但一雙眼睛仍是大大的，水汪汪的，清澈無比，他不由心痛。

但男人始終更堅強一些，不像他的妻子，這三年來被折磨得厲害，總是說著要去陪女兒的傻話，頭髮也一片片的白了，倘若那姑娘真的相像，也許不是壞事，穆易心頭忽地一動。

宣德侯夫人走入裡屋，第一眼看見的竟然是一隻色彩斑斕的鸚哥，她忍不住道：

「玉姝，妳怎麼還帶著鳥來了？哪裡有這樣探病的人？」

宋夫人，也就是宋淮的母親章玉姝，喜歡養鳥，養了八隻，鳥籠在她的屋簷下整整齊齊一排掛著。早上，黃鸝輕啼，畫眉婉轉，鸚哥唱曲，她每每都是在這種悅耳的鳥聲中起床的，白日晚上她都要抽空逗一逗她的這些心肝寶貝，這不，連出門都帶一隻。

章玉姝嗔怪道：「專程帶來給瑞蓉解悶的，剛才就是因為重明，瑞蓉才笑了的。」她給這鸚哥取了《山海經》裡面瑞獸的名字。

宣德侯夫人嘆噓一聲，在床邊坐下，「玉姝還是老樣子，從來不變的。」她拉拉穆夫人的手，臉色又變得難過，「都怪我，昨日我不該請妳過來，叫妳又想起傷心事。」她雖與章玉姝是閨友，但宣德侯是聽令於宋淮的，早先甚至還欠下一個人情。

此次她幫著宋淮安排了這齣，確實有愧於穆夫人，不過宋淮是怎麼知道駱鶯與穆悅相像的？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穆夫人急忙道：「瞧妳說的什麼話，我回京後妳跟玉姝怕我苦悶，總是想著辦法讓我高興，怎麼能怪妳？再說我也没有病倒，是相公大驚小怪非要我躺著，我只是……」她深吸了口氣，「那位姑娘到底是哪個駱府的？」

自己有一雙獨特的杏眼，瞳孔是淺色的，眼角微勾，女兒生下來便隨了她，誰想這姑娘竟也有這樣的眼睛，也十分清瘦，所以她才認錯了。

可明知道錯了，卻有種莫名的牽掛。

宣德侯夫人早有準備，「在九曲河西邊的一條街上，我聽說三姊妹生得貌美，就請過來瞧瞧。妳們也知我表侄年歲不小了，他們家想我幫著張羅婚事，那小子喜愛美人，娶妻不需賢，好容色一定得有。」

章玉姝嗔嗔兩聲，「也不怕將來把家敗了，還得來妳宣德侯府打秋風……罷了罷了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」

宣德侯夫人搖搖頭，歎一聲，「可不是嗎？就沒有十全十美的日子，不過那駱大姑娘確實不錯，寫得一手好字，我那表侄若瞧見了想必會很滿意。」

仔細聽著的穆夫人心頭突然一緊，一個男子娶妻別的都不顧，單只看臉，那這家風就很不好。待女子年華逝去，必然得納美妾。想起如嬌弱的花兒般的小姑娘，穆夫人於心不忍。

發現她神情不對，章玉姝嗔怪宣德侯夫人，「怎麼打那姑娘的主意？妳表侄看上，人家家裡未必肯呢。」

宣德侯夫人就露出一臉「妳們不知」的表情，「她父母雙亡，家裡是繼祖母掌家，叔父是繼祖母所生，乃小小一個知縣，當真會不肯嗎？」那兩人立馬了然，這小姑娘恐怕是要受人擺佈的。

從信國公府回來已是傍晚，章玉姝把鳥籠叫丫鬟提著掛去屋簷下。一個婆子稟告道：「都督在等夫人一起用飯呢。」這孩子是真的轉性了嗎？以前別說陪她時常用飯，就是連人都看不到的，總是早出晚歸，偶爾請個安也是匆匆就走了。但前陣子他風寒痊癒後突然變得很是孝順，她說什麼他都願意聽，就算是不對的，他也沒有生氣。雖然狐疑，章玉姝還是極為欣慰。走入屋內，她看到宋淮坐在桌邊，桌上的佳餚冒著熱氣，每樣都是她喜歡吃的，章玉姝忍不住笑道：「淮兒，你現在真像小時候的樣子。」小時候他可乖了，總是賴在她身邊，很黏人也很聽話，可惜她的相公受不了，非得要把宋淮帶去沙場。宋崢是個殺神、戰神，威風凜凜，她也很仰慕他，但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，兩人從來都沒有融洽過。宋淮給母親夾菜，「是去信國公府了嗎？」提到穆夫人，章玉姝胃口又不行了，「瑞蓉真可憐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勸她！她看見一個小姑娘長得悅兒……那時候我應該去臨安看看她跟悅兒的，我都不知悅兒長大後的樣子。」「母親何必自責？父親當時也要您照顧，您如何分身？」父親當時受了重傷，難以癒合。章玉姝歎氣。「之前母親說穆夫人有求死之心，孩兒覺得假使真有這樣的姑娘，或許能成為一種寄託。」章玉姝愣住。宋淮又給她夾了菜，「母親好好想想吧。」章玉姝是聰明人，意會到他的意思，展顏一笑，「我怎麼沒想到呢，難怪她與那姑娘只見了一面就很心疼了。」她低頭吃菜，「過幾日，我再去看看她，興許真是好事。」瑞蓉的兒女心太重了，但天下母親多是如此，是得有個人來讓她寄託這種深厚的感情，不然恐怕是難以支撐。燭火下，母親的髮髻裡有銀絲閃動，始終是年過四十的人了，母親也開始變老了。但母親是很樂觀的，父親去世後她雖然痛苦，卻還是會做很多有樂趣的事情，沒有沉溺其中。見到他時也總是笑著，可這樣的母親，前世卻因為他，從高樓跳了下來。只為了不連累他。

宋淮的眼角有些發酸，他又給母親夾了一塊羊肉。

因之前說過等她去看花燈，章允寧很快就派小廝前來請駱鶯去章府。以前她自然就去了，但現在情況有變，駱鶯不得不小心行事，推說身體不舒服，不好出門。她心裡是很忌憚宋淮的，既然答應他了，怎麼敢做出違背的事情？

假如被宋淮曉得她去見章允寧，定會覺得她不守信，到時候他用別的手段來解決，她就要面對更大的困難——嫁不了章允寧，又沒有依靠，誰知道老夫人會把她嫁給哪個？

太危險了！

那小廝請不到人就回了章府，駱老夫人得知後過來探望駱鶯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駱鶯躺在床上，輕聲道：「身子無力，許是著涼了。」

最近連著出去，吹到冷風了吧？駱老夫人皺眉，叫梅娘趕緊去請大夫，「天氣很快就暖了，過幾日再去章府吧。」

離三月還遠著呢，怎麼會那麼快就回暖？是怕章府怪罪吧？駱鶯如何怎麼不清楚駱老夫人的心思？駱老夫人沒把他們三姊弟餽死，就是等著這一天，她也是委曲求全到今日。

「讓祖母擔心了。」她垂下眼。

駱老夫人道：「正好讓大夫給阿簪也看看，她的臉還未好透。」駱簪有幾分像她，那是她的親孫女，豈有不心疼的道理？只是家族利益當先，她沒辦法因此事去責罵章允寧罷了，「好好歇著。」

駱燕看著她的背影，輕輕啐了一口，「駱簪的臉爛了才好！」

「阿燕，別這樣說。」駱鶯道，「好歹也是族姊妹。」

駱燕一向沒有姊姊的隱忍功夫，「我罵兩句都不行嗎？她不知道罵了我們多少次！」尤其是小時候，駱簪的嘴跟刀子似的，長大了才好些，可能也是要裝出一派大家閨秀的風範。

可惜她學得不像，沒一會就露餡了，也就一張臉尚可。

駱鶯搖頭，「妳不要跟她學，學好的，不要學壞的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」駱燕趴在床邊，「姊姊別生氣，等會病更重了。」她最擔心她的身體。

等大夫來過後，駱燕看駱鶯吃完藥，給她掖一掖被子，「姊姊睡吧，我去看阿棠念書，省得妳惦記。」

「好。」駱鶯笑起來，「妳要總是這麼聽話就好了。」

她最怕自己不在後駱燕會過得不好，妹妹有點任性，也有點倔，偏偏沒有父母護著，在這樣的人世間，女子本就活得艱難，何況她生得如此好看。

紅顏多薄命。

看姊姊目光充滿擔憂，駱燕保證道：「我以後一定聽話！不聽話，妳打我就是。」

唉，她怎麼捨得打？駱鶯無奈，「快去看阿棠吧。」
駱燕點點頭，跑了出去。

幾日後，信國公府的小廝來送帖子，請駱鶯三姊妹做客。
駱老夫人不敢置信的翻來覆去看了一遍，與兒媳道：「真是那個信國公府嗎，怎麼可能！」
許氏提醒，「阿筭不是說在宣德侯府見過信國公夫人嗎？」
「是嗎……」駱老夫人沉吟片刻，隨即一笑，「可能是喜歡阿筭呢。」駱筭在外面是很懂禮貌的。
許氏心花怒放，「我去給阿筭好好裝扮下。」
駱老夫人捏著帖子，「不知阿鶯身子如何，不行就不用去了。」
她讓丫鬟去看，丫鬟很快來稟告，「大姑娘說無妨，已經在打扮了呢。」
是嗎？駱夫人心想，前日還躺著，不過也好，既然無事，下回就可以去章府了，得快點把婚事定下來！

雖是只見了一面，穆夫人卻對駱鶯念念不忘。她嘴裡沒說，心裡很惦記那個小姑娘，但她並沒有跟穆易提，始終是別家的孩子，再怎麼樣又跟她有什麼關係呢？然而穆易卻看出來了，昨晚就跟她說，不如認這個姑娘做乾女兒。

「也是有緣，不然怎麼偏偏生得跟悅兒相像？」穆易攬著妻子肩膀，瞧著已然花白的髮頂，心想再這麼下去，早晚一條命給折磨沒了，所以得給她一個念想，「我調查過駱府了，這姑娘命苦，父母雙亡不說，還得照顧比她小的弟弟妹妹。倘若沒有人幫她，恐怕是要嫁給貪色之徒或是哪家的紈褲子弟。」

事實上，甚至更差，他其實已經打聽到駱府可能要與章府結親。那章府的傻公子燕京眾人皆知，誰家願意把女兒嫁過去？也只有像駱鶯這樣走投無路的小姑娘才有可能。

說起來，穆易也是愛打抱不平的，平生很厭惡仗勢欺人之輩，章府擺明了是欺負駱鶯無父無母，沒人護著。

穆夫人詫異道：「我以為你不在意的，都是我自己胡思亂想。」
穆易輕歎口氣，揉揉她瘦削的肩頭，「只要能讓妳好過些，我什麼都願意做……再說，我也很想念悅兒。明日請那駱姑娘來府裡一趟吧，適合的話，我們就收她做乾女兒，幫幫這姑娘，也是功德一樁。」

穆夫人很感動，眼角濕潤了，「好。」
之後，就有了送去駱府的請帖。

馬車上，駱筭也不搭理那兩姊妹，她的臉已經好了，可還是很惱火，她長那麼大第一次被人打耳光，還是被一個傻子！

以後駱鶯真嫁給章允寧了，她一定得提防著點，再者她也不能靠章府。

她跟那兩姊妹關係不好，以後兩家結親，興許章府會在父親的仕途上有點助益，可她的終身大事還能去求著章府嗎？她得靠自己，今日的信國公府就是第一步。從車上下來，駱箐整理裙衫，調整髮釵。

駱燕斜眼相看，上次駱箐對穆夫人的態度很是熱心，要不是她看慣了駱箐的另一副嘴臉，真要被她騙過去，等會她肯定又要討好。

倒不是駱燕覺得熱心有什麼不對，而是駱箐對她們姊妹倆太差，但凡有一點好，她也不至於那麼討厭駱箐。他們的父母已經不在，同是姊妹，何苦還欺負她們呢？但駱箐必然不會改，若哪一日讓駱箐攀上高枝，定是要把他們踩在腳底下羞辱的。倒是一邊的駱鶯心思不同，之前她已經從宋淮那裡瞭解了穆家，她在意的是，此事是否是真。

有丫鬟過來領著她們去暖閣，甬道很寬敞，兩邊種著許多梅花，有一些已經開了，深粉色和白色，風中隱隱夾著香氣，透過梅樹枝可以看到遠處的遊廊，假山。

穆易是特意選了休沐日邀請三姊妹，等到駱鶯出現在門口時，他感覺自己的心跳稍許停頓了下——也難怪妻子會這樣牽掛，這小姑娘乍一看真的很像女兒，漂亮瘦弱，眼睛跟妻子跟女兒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

穆夫人的目中已經含淚。

穆易握住她的手，「別太激動了。」

上回已經哭過一次把小姑娘驚到了，穆夫人急忙擦擦眼角，招呼道：「都快進來坐吧。」

比起穆夫人的憔悴，穆易身上的將帥氣息是很濃重的，從不曾消減，三姊妹都被他的氣勢鎮住了，未免有點束手束腳。

穆夫人見狀道：「不用拘束，相公他是很和善的人，別被他的外表唬住。」

駱箐行一禮，「國公爺戰功赫赫，令人敬仰，第一次見，實在覺得好像天神呢，都不敢開口說話。」

穆夫人笑起來，暗道這駱家三姑娘倒是能說會道，人也活絡，不似駱鶯比較沉穩。不過駱鶯是嫡長女，還有兩個弟弟妹妹要照顧，不穩重如何能成，反倒更添了一份心疼。

她看向駱鶯，「今日沒打攬妳們吧？平日可跟先生學些什麼，寫字畫畫之類？」

家裡哪裡有錢請先生，駱鶯只道：「回穆夫人，我與妹妹自小是跟著父親學字學畫的，而今又把學到的教給弟弟。」

看來駱府很是貧寒了，穆夫人叫她們坐下喝茶，「我聽宣德侯夫人說妳字寫得不錯，也是難得。」

幾句話都是對著她說的，駱鶯回想起初見時穆夫人的反應，已經不再懷疑宋淮，她微微頷首，「哪裡，宣德侯夫人謬讚，只勘勘能入眼罷了。」

垂眸時，一排長翹的睫毛清晰可見。

穆夫人越看她越喜歡，喜歡中又帶著心痛，滋味是說不清楚的，但她心裡明白她很期望這小姑娘能待在自己身邊，「等會寫來看看，我少時也愛書法，有很多臨摹的範本呢。」

駱鶯笑一笑，「到時請穆夫人指點。」

駱簷又不傻，都看在眼裡，她忽然覺得穆夫人其實想請的只有駱鶯……這是為什麼？明明她表現的不差！

看駱簷不如姊姊得穆夫人喜歡，駱燕樂得如此，高高興興的吃著一早擺在桌上的可口點心。

後來穆夫人真把三姊妹領去了書房，案上香墨、澄泥硯臺、宣筆等等一應俱全，駱鶯寫了篇前朝詩人思念母親的《烏夜歌》。

穆夫人的心忍不住一揪，失去女兒她痛苦難當，這小姑娘可是失去了雙親呢，心裡的難受必然比她還要來得深刻，一時更是同病相憐。

回到駱府已是申時，駱老夫人向她們打探信國公府的事情。

駱簷沒得到想要的結果，興致缺缺，「也就比章府好上一點，沒什麼可說的，穆夫人光是叫我們寫字賞畫。」

這穆夫人十句話有九句話都離不開駱鶯，也不知道是被駱鶯灌了什麼迷魂湯！

「信國公與老西平侯以前是先帝的左臂右膀，雖說攝政之職是交給了宋都督，可信國公現在回燕京任兵部尚書，顯然是得了天子重用。妳們能讓穆夫人請去信國公府做客，就這一點都不知道多少人家羨慕！」

那又怎麼樣？穆夫人喜歡的又不是她，駱簷道：「祖母，孫女兒累了，想歇息會。」

駱老夫人看她是有點疲倦，「那妳們下去吧。」

三人遂行禮告辭。

第三章 成為乾女兒

隔了一日，章允寧在家裡耐不住，跑來駱府找駱鶯。他帶了好幾樣小玩意兒，有琉璃馬、彩燈籠、瑪瑙小算盤，都拿出來給駱棠玩兒，他雖然自己長不大，但也把駱棠當弟弟。

年輕男子的側顏很俊俏，沐浴在窗外透入的陽光裡，好似白玉雕刻的一般。

假若不傻該多好啊？足然是年輕有為的公子，也不至於叫別人同情，但這樣也不可能與她有什麼關係了。

駱鶯輕歎口氣，暗想事情若跟宋淮預計的一樣，那她就不能嫁給章允寧，但章允寧要還是黏著她，其實她也可以把她當弟弟一般，就怕章家不肯，非要給他娶個妻子，好後繼有人。

「阿鶯，妳身體好了吧？」章允寧轉過頭瞧她，「我燈籠還沒有叫人撤走呢，妳要不等會跟我回去？」

「上元節都已經過了，再看花燈就沒意思了，等明年吧。」

是這樣嗎？章允寧覺得奇怪，但駱鶯不想看就算了。不知為何，他第一次看到駱鶯，心裡就有種莫名的熟悉感，這感覺促使他很信任她，很依賴她。

「好吧，明年妳一定要跟我看。」

駱鶯嗯一聲，明年他不一定記著。既然像個孩子，也不會真的那麼固執的，孩子玩性大，變得也快。

為留章允寧吃飯，駱老夫人特意叫廚子去集市買了隻大羊腿，燉羊肉湯喝。湯燉好後，她又念起在荷田縣當差的兒子，讓小廝裝了二十來塊羊肉並羊湯送去。荷田縣離燕京不過二十來里路程，到的時候恐怕還熱著。

不過那縣甚是窮苦，兒子俸祿也少，大冷天是捨不得買羊肉吃的，以後與章家結親了，兒子能離開這鬼地方就好了！

羊肉湯的香氣很快瀰漫了整個駱府。

章允寧在吃飯的時候，另一邊，章老夫人跟兒媳婦在自家商談。

「駱家能有什麼好廚子，這孩子居然願意留下用飯，可見很喜歡駱鶯，我是想早點定下來……駱家不至於獅子大開口吧？」章老夫人並不想被駱府以此要脅。

「急的也不是我們，母親，駱家都做到這分上了，想來也不敢生什麼幺蛾子。我是擔心這姑娘的身體，瞧瞧這幾天，又病了一回。」

「我看她臉色不錯，許是虛了些，他們駱家又請不起名醫，以後到我們家來，讓淮兒幫忙請個太醫就是。」

「兒媳也是這麼想的，但還是有點……兒媳覺得再觀察一陣子也不晚。」

章老夫人見此就點了點頭，其實她也沒想好怎麼說服丈夫，她的丈夫是個正直的人，不一定會願意給章允寧娶妻。但這是他的嫡長孫，他真的忍心嗎，叫章允寧孤獨一生連個陪伴的人都沒有？少不得她得在丈夫面前痛哭一場。

然而章老夫人沒料到，就這麼一耽擱，幾天的功夫傳來一個消息——信國公夫婦認駱鶯做乾女兒了。

這件事，駱老夫人也是萬分震驚，一開始她真以為穆夫人是喜歡駱鶯的，怎麼突然就認駱鶯做乾女兒了？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穆夫人是有過一個女兒，三年前去世了，就算如此，與駱鶯又有何關係？但這樣的好事，駱老夫人不可能拒絕，信國公府可是比章府還要顯赫的。

說起來，章府也是沾了西平侯府的光，章老爺子已經致仕，唯一一個兒子在濟州任知府。如今在燕京如此有地位，還不是因為與西平侯府結親的緣故嗎？而西平侯府又出了一個攝政都督。

駱老夫人現在是極其的興奮，駱鶯成了穆夫人的乾女兒，將來還是章府的少夫人，那駱府還用發愁什麼前途？

信國公府那邊一提出此事，駱老夫人馬上就答應下來，並催著兒媳婦去置辦物什，認乾親的儀式是要在駱家辦的。

許氏心裡不太舒服，駱鶯嫁給章允寧她毫不替女兒嫉妒，但給穆夫人做乾女兒她忍不住有點失落。

「母親可知道穆夫人為何要認阿鶯？」許氏昨日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。說難聽點，駱鶯就是個不祥之人，剋死自己父親母親就算了，自己的身子也不好，不知道能活到什麼時候呢，穆夫人到底是看上她哪一點？自家女兒健健康康也挺漂亮的，穆夫人怎麼就看不見？

駱老夫人不耐煩道：「妳管她什麼緣由，能認就是好事，快些出去吧，今兒就要備好。」

許氏咬咬唇，「那相公用回來？」

「當然！」駱老夫人道：「我已經派小廝去說了，他是阿鶯的叔父，肯定要互相見見的。」這不借此就與信國公認識了嗎？

此乃好事，可到底是憑著駱鶯得來的，許氏忍不住歎了口氣。

另一邊，狹窄的廂房內，駱燕卻是心花怒放，駱筭肯定要氣死了！

「姊姊，以後她不敢欺負我們了。」她笑咪咪的給駱鶯整理裙衫，這幾日老夫人又送來了兩套新的，「難怪我看穆夫人很順眼，果然是個好人。」

「穆夫人還需要妳看得順眼？」駱鶯好笑，一邊做著針線活，「阿燕，既然她不敢了，妳也不要在她面前提，省得惹她生氣。」

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。」駱燕跟駱鶯挨在一起坐，「不過姊姊，穆夫人怎麼會見了兩面就認姊姊了？」她對權貴向來沒多少好感，覺得他們會看不起普通的人家。

按照宋淮所說，她長得像穆夫人去世的女兒，駱鶯只道：「許是有緣。」

駱燕伸手摸摸她的臉，「一定是姊姊長得太好看了！」

駱鶯笑起來，「那穆夫人該認妳啊。」她總覺得妹妹更漂亮，妹妹還健康，總是生機勃勃的。

駱燕抬起下巴，驕傲的道：「不不，那她該認我們兩個才是。」說起來，還是母親生得太過出色，可惜母親走得太早，她的記憶都模糊不清了。

拜乾親禮就在今日，駱老夫人恨不得將燕京所有的權貴都請到家裡來，好從此能踏入這道富貴門，奈何力不從心，在燕京多年，交往的皆是低微品級的官宦家族，唯一的高門大戶還是因駱鶯才結識的章家。

但這章家又還沒有與他們訂親，她倒也不敢冒然發請帖，最終請了幾戶家世還不錯，與他們走得近的人家，比如吳家朱家。

此消息已經傳了幾日，那些人家來到駱府，少不得要恭維巴結駱老夫人幾句，駱老夫人心裡還是受用的。

駱紹安是在巳時到的，他擦著汗一臉震驚的問：「竟是真的？母親，穆夫人怎麼會認識阿鶯？」

「在宣德侯府看到的。」

「阿鶯怎麼會去宣德侯府？」他們家何時能跟這些家族走動了？

說來話長，再說她也覺得莫名其妙，可能駱鶯就是轉運了。駱老夫人擺擺手，「你別管這些，反正就是認了，等會信國公夫婦就要到了，你先把想說的話打個腹稿，別說錯。難得有機會與信國公交談，你得給他留個好印象才是！」

「兒子曉得。」駱紹安連連點頭。

他沒什麼天賦，三十來歲才考上舉人，母親花了些錢財給他謀了個知縣的職位，如果今兒能得信國公青睞，往後的路就好走了，他低頭默默背著昨夜寫好的東西。許氏也在叮囑駱筭，叫她做出好姊妹的樣子，千萬不要跟駱鶯駱燕鬧彆扭。

駱筭憋了一肚子的氣，也不好反駁。比起章家，信國公府顯然更不好惹，她可不

想像上次那樣挨章允寧的耳光。

「她是不是偷偷去拜了什麼菩薩？」駱簪抹著口脂道：「怎麼盡碰到好事呢？」許氏也奇怪，但拜菩薩是不可能的，「白馬寺那麼遠她怎麼去？她那次出門我們不知？可能……是她父母在地下保佑她吧。」

會是這樣嗎？駱簪瞧一眼母親，這個倒不好要求自家父母去做的。不過也罷了，只是乾女兒，怎麼也比不上親女兒，穆夫人心血來潮而已，可能過陣子就不把駱鶯放在眼裡了。

這些富貴人家就是花樣多。

她拿起眉筆開始描眉，儘管如此，等她再大一些，還是得想辦法與這些人家來往呢。

信國公夫婦稍後就到了，駱家請的賓客們紛紛迎上去，眾星拱月一般。

奈何穆易金剛怒目似的，這些人話到嘴邊都不敢說出口，只好去親近穆夫人，可穆夫人又是弱不禁風的模樣，看起來像是遭受了很大折磨似的，弄得他們也不敢造次。

駱老夫人忙朝駱紹安使眼色，駱紹安擠上前去：「卑職參見國公爺，國公爺夫人。」穆易知道他是誰，略一挑眉，「竟特意從荷田縣趕來，看來駱知縣你很疼愛你的大侄女。」

此話叫駱紹安有點難堪，他微紅了臉，訥訥道：「阿鶯的大事，卑職肯定要在場的。」

穆易對駱家的事早已瞭解，唔一聲沒再開口。

本來駱紹安已經準備好了，打算跟穆易說下荷田縣的事，順帶引出穆易在臨安任職創下的政績，從而拍馬一番，誰想到兩人交談從一開始就不順，他就不知道怎麼打破僵局。

穆易懶得理會，攜穆夫人走入正堂。

駱老夫人看兒子太過拘束，忍不住皺眉，跟在後面道：「我已經派丫鬟去請阿鶯。」

廳內早已擺好飯菜，院子裡也有兩桌，人並不多。

穆夫人笑一笑，「不著急，正好我也有事與老夫人商量一下。」

駱老夫人忙道：「商量談不上，穆夫人儘管說。」

駱鶯很快就跟駱燕駱棠一起來了。

駱老夫人看時辰差不多，吩咐許氏，「開始準備吧。」

像是趕著一般，但穆夫人也不介意，就跟穆易並排坐在高椅上。

梅娘把棉墊鋪在地上，駱鶯端端正正的跪著，把才做好的手帕雙手呈上去，「時間來不及，不然我定會做兩雙鞋的。」

小姑娘穿著海棠色夾金線繡芍藥的裙衫，美眸中滿是感激之色，穆夫人鼻尖驟地一酸。假如女兒能平安長大，應該也能穿到她做的鞋了。

穆夫人接過手帕，「這個就夠了，妳身子弱，鞋子還是讓繡娘做吧。」

駱鶯忙道：「做鞋是分內之事，應當的。」而後認真磕了三個頭，再抬起時認真叫道：「乾爹，乾娘。」

「好好。」穆夫人聲音微顫，「乖女兒。」

穆易面上仍是平靜的表情，把之前準備好的木匣送給駱鶯，「妳乾娘考慮了好幾日，妳應該會喜歡。」

駱鶯謝過，把木匣摟在懷裡，那木匣看著小，卻是檀木所製，沉甸甸的。

駱老夫人示意她看，駱鶯就把木匣打開，發現裡面躺著一條瓔珞項鍊，墜子搭配著小巧的平安鎖，碧玉枝，還有鶯鳥，十分精緻，底下墜著三顆羊脂玉珠子，正是她這個年紀合適佩戴的。

想起小時候母親常提醒她戴上平安鎖，駱鶯忍不住落下了眼淚。

看她哭了，駱老夫人皺眉道：「傻孩子，大喜事哭什麼？快別這樣了，叫別人笑話。」

駱鶯擦擦眼睛，「我很喜歡，謝謝乾爹乾娘。」

穆夫人招招手，「過來。」

駱鶯依言過去，穆夫人拉住她的手同她說話。

吳家的兩位姑娘吳琳吳琦羨慕的瞧著，吳琳悄聲問駱簪，「怎麼會突然認乾親？」

她也很奇怪，駱簪道：「誰知道呢，跟中邪似的。」

兩姊妹聽了面面相覷。

吃飯的時候，駱鶯也坐在穆夫人身邊，穆夫人忽然道：「妳是用了什麼香？我上回就發現了，竟辨不出。」

駱鶯怔了一下，「不曾用香……」

駱燕嘴快，「穆夫人，姊姊跟我們娘親一樣，身上很香的，現在是跟吃的藥混味了。」

穆夫人點點頭，沒再問，可忍不住又嗅了嗅。不知為何，她越聞越有種熟悉之感，可又不知這感覺從何而來。

席後賓客散去，駱老夫人忽然叮囑梅娘，「妳給阿鶯收拾一下行李。」

駱鶯奇怪道：「為何？」

「剛才穆夫人說了，讓妳去穆府住一陣子。」

看得出來穆夫人十分喜歡她，駱老夫人心想，這是真的轉運了，竟然攀上了信國公府這個高枝。現在正兒八經辦了拜親禮儀，那穆夫人又沒有女兒，駱鶯此後地位怕是真的不同。

可駱鶯想的是，她住去穆家了，妹妹跟弟弟怎麼辦！

見她有猶豫之色，駱老夫人道：「多少人作夢都夢不到的事，妳還愣著幹什麼？」

信國公府這麼大的宅院，怕委屈妳不成？」

「不是。」駱鶯垂眸，「我擔心阿燕……」

「阿燕能有什麼事？她也不小了，等過兩年也該嫁人，難道還得要妳天天在身邊照顧？放心吧，我會讓梅娘看著她。」

駱燕很討厭梅娘，她不在之後，梅娘可能會盯著駱燕教訓，兩個人指不定鬧成怎

樣。不過她現在做了穆易夫婦的乾女兒，梅娘應該會有所收斂吧？

駱鶯雖然捨不得駱燕，但眼下她最該做的是跟穆夫人打好關係，只有穆夫人更喜歡她，弟弟妹妹的將來才有指望。

駱鶯答應一聲，回去叮囑駱燕，「妳忍一忍，我會想辦法的。」

駱燕道：「我不用忍什麼，姊姊還沒看出來嗎，他們都不敢得罪信國公府，所以他們也不敢欺負我。姊姊儘管去吧，信國公府多好啊，姊姊一定要在那裡把身子養好！」

駱鶯眼睛一紅，抱住她，「我知道，我會……」

旁邊的駱棠表情懵懵，摸不太清狀況。

駱鶯揉揉他的小腦袋，「阿棠，我不在家，妳要聽阿燕的話，好好跟她學字。」

「嗯，」駱棠點點頭，「姊姊何時回來？」

駱鶯難以確定，不好回答。

駱燕將弟弟拉到身邊，「該教的我會教你，不用惦記姊姊。」

駱棠呆住。

這時梅娘過來，把家中剩餘的八珍丸塞給駱鶯，嗟足道：「一腳踏入高門了，還不趕緊走，到穆府後記得好好孝順國公爺跟夫人，別白去了。」她心想自己也看走眼了，本以為駱鶯只是要嫁給章府的傻子，誰想卻成了穆夫人的乾女兒，還要搬去信國公府住。

「姑娘有今日，都是老夫人的栽培啊。」梅娘不忘給駱老夫人臉上貼金。

駱燕眼睛恨不得翻到天上，駱鶯倒不想為一句話引起矛盾，「是該多謝祖母。」

隨後她就帶著行李去坐馬車。

到了信國公府，穆夫人給她安排了兩個貼身丫鬟，一叫雪芝，一叫蘇葉。

兩人領著駱鶯去住處，是離正房不遠的一處院子，門口有海棠樹，此時枝桺上剛剛冒出新芽，嫩綠嫩綠的，樹下有茵茵草地，青草短短。屋內傢俱齊全，有姑娘家喜歡的妝檯、琴桌，也有可寫字畫畫的寬大書案。

雪芝道：「都是新買的，原本這屋是空的。」

駱鶯驚訝，「這麼大的院子沒人住嗎？」

雪芝笑了，「空的院子好多呢，」隨即又歎口氣，「國公爺和夫人之前一直在臨安，本來回來後家裡就熱鬧了，可誰想……如今公子也不在燕京，自然就更冷清了。」中間含糊的話約是說穆姑娘去世了。

駱鶯心頭升起一絲悲涼，穆姑娘很可憐，年紀輕輕就走了，可她呢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，假如哪日也去了，或許兩人會見到面吧？

「穆公子現在何處，他好似不在燕京？」駱鶯詢問，她想瞭解下這個家。

蘇葉搶著道：「他是欽州衛的千戶，公子是子承父業。」

聽起來是個很出色的人，駱鶯心想，這樣穆老爺穆夫人總算還是有些安慰。

她坐下來解包袱。

雪芝道：「都由奴婢們做吧，姑娘歇著。」

大戶人家丫鬟多，也習慣如此，但駱鶯簡單的事兒都願意自己做，只是兩個丫鬟

搶著就做去了。她的行李不多，即便駱老夫人盡力置辦，也就寥寥幾件好的裙衫，那兩個丫鬟都看不過眼。

雪芝嫌棄的放在衣櫃裡，小聲跟蘇葉道：「真是委屈姑娘了，這般好的容色，穿的什麼東西。」

雪芝的父母是世僕，自小就在穆家長大的，看多了好物再看駱家，自然會瞧不上。蘇葉揶揄，「難怪說六品官的家眷還不如權貴家的一個奴僕呢，姊姊眼光是高。」雪芝啐了一口，拍打她，「這話可不能亂說，我們國公爺一向清廉，是祖上富裕寵了，我也是替姑娘可惜。」

蘇葉嘻嘻笑，「曉得，這不就上穆家來了嗎？姑娘也真是跟夫人有緣呢。」

雖然同在燕京，可要不是那日在宣德侯府遇見，夫人怎麼也不可能見到駱家的這位姑娘。

駱鶯坐了會兒，與她們說：「我得去給乾爹乾娘請安。」

「好。」禮數上是應該的，兩個丫鬟放下手裡活，陪她去正房。

穆易出門去了，穆夫人看到駱鶯，笑著道：「不著急過來的，妳那邊需要好好整理吧。」又問：「可缺什麼？」

這樣的閨房她只覺得奢侈，駱鶯忙道：「勞煩乾娘添置這麼多東西，好些我都用不上，又怎麼會缺呢。」

「請妳過來，自然是不能委屈妳的。」穆夫人叫她一同坐在鋪著軟毛墊的榻上，打趣，「我怕妳住不慣想回去。」

要不是她無能為力，怎麼肯跟弟弟妹妹住在駱府像寄人籬下似的，只駱鶯也不好露出嫌棄駱府的樣子，那畢竟是她的家。

駱鶯斟酌言辭，「憑我何德何能得乾娘青睞，這份恩情我永生難忘。」

其中的小心翼翼穆夫人自然聽得出來，她拉起駱鶯的手看了看，「妳別覺得承了什麼情，我反倒過意不去……瞧瞧妳這手，真漂亮。」又瘦又白，手指細長，真適合彈琴。

駱鶯一時不知說什麼。

穆夫人仍握著她的手，「我也是貪圖熱鬧罷了，妳別多想。」

「嗯。」駱鶯點點頭。

穆夫人打量她，「之前聽駱二姑娘說妳在吃藥？」

幼時第一次去看病，大夫偷偷一句「這孩子活不長久」叫她涼透了心，後來父母相繼離世，導致駱鶯對自己的身子狀況十分悲觀，但她沒在穆夫人面前說喪氣話，也不想一來穆家穆夫人就要請大夫，「已經好很多了，乾娘不用擔心。」

臉色瞧起來是紅潤的，就是人很瘦，穆夫人心想會不會是駱老夫人苛待她，用膳上面太過粗糙，來這兒讓廚子多弄些補湯，指不定就好了。

「等會同我一起吃晚飯。」穆夫人邀請。

駱鶯當然答應，穆夫人又問她可會彈琴，聽說不會之後，穆夫人手把手教她。

穆易傍晚回來，站在門口就看到這一幕場景，瞬間腦中浮現出以前夫人教女兒彈琴的畫面。現在看來，認駱鶯當乾女兒沒認錯，妻子有她陪伴，總是可以移情的，

時間一久就可以走出來了。以後等兒子成親生子，她有孫女孫兒逗弄，也就不會再跟以前一樣那麼痛苦。

晚膳也是難得的有一滿桌的佳餚，駱鶯看穆夫人總是讓她多吃些，她也給穆夫人好好佈菜了一番，穆夫人比平時多吃了半碗飯，穆易看在眼裡很是高興。

倒是駱鶯真的吃多了，從上房出來，在園子裡走了一圈消食。

雪芝道：「夫人今兒心情不錯，多謝姑娘。」

駱鶯停住腳步，空中佈滿星辰，每顆星子都一閃一閃的，她抬頭看了一眼道：「應當的，妳怎麼還向我道謝？我都不知怎麼回報乾娘呢。」

雖然是因宋淮之故，她配合了此事，但也不能不說確實利用了穆夫人。她心裡有愧疚，自然對穆夫人願意多多付出。駱鶯心想，假使哪日穆夫人還能幫一下弟弟跟妹妹，她願意付出所有。

「回去吧。」駱鶯道：「明日早些叫我起來。」她得做到晨昏定省。

雪芝跟蘇葉領著她回住處。

今日剛認親，下午就搬去了信國公府，章夫人聽說此事後大為意外，「這也太快了吧？沒想到穆夫人那麼喜歡她……那以後允寧要見她，難道還得去信國公府不成？」

「應該不會住多久的。」章老夫人老神在在，「又不是親生女兒，怎能當做家了？駱老夫人也不會答應。」始終是別人家的孩子。

章夫人也就沒放在心裡了。

誰想到駱鶯這一住就住了十來日，期間章允寧跑去章府沒見到人，就在家裡鬧。章夫人未免著急，向章老夫人求助，「看樣子不會那麼快回來，允寧這孩子可急死了，非得見她。我真不知道這孩子是喝了什麼迷魂湯，怎麼一天到晚就惦記這駱姑娘呢！」

章老夫人看向章允寧，「允寧，駱姑娘在信國公府，你多等等吧。」

章允寧不聽，「我昨兒夢到她……我就要見她！我可以去信國公府，阿鶯知道是我，一定會出來。」

章夫人伸手揉額角，章老夫人也覺得頭疼，駱府可以隨意進出，可信國公府是什麼人家？就算是宋淮都得看幾分面子。

然而這孫兒是因幼時隨她去遊玩，途中染病耽於治療才變成今日這個樣子，章老夫人沉吟好一會兒，跟章夫人道：「玉姝是穆夫人的閨中好友，不如妳把事情同她講一講，這樣允寧去見駱姑娘，穆夫人也不會覺得唐突。」

章玉姝是章家的姑奶奶，二十多年前嫁給了西平侯宋崢，與宋崢夫妻恩愛，但生下宋淮後卻沒少因兒子的事情起衝突，時常氣得跑回娘家，但宋崢重傷去世後，章玉姝再沒說過他一句壞話，也很少回娘家了。

章夫人發現這個辦法不錯，忙道：「兒媳現在就去。」

章玉姝沒想到章夫人會突然來家中拜訪，她往後看了看，「允寧跟允懷沒一起過

來？」

「允懷在念書。」說起小兒子，章夫人是慶幸的，幸好她不只章允寧一個孩子，不然真的難以承受，「姑母，我是因為允寧的事情來求您。」

「求我？」章玉姝詫異，急得站起，「允寧怎麼了？生病了嗎？」

「不不不，不是生病。」章夫人歎氣，「可比生病還麻煩。」病了能請太醫，只要不是重病即可。

章玉姝鬆一口氣，叫章夫人坐下，「既然不是生病，妳慢慢道來。」

章夫人心頭火旺，口乾舌燥，先喝了幾口茶，「有一件事，還沒有跟姑姑提過。」她正襟危坐，「其實年前，母親本打算給允寧訂親。」

章玉姝怔住，在她心裡，允寧跟七八歲的孩子似的，怎麼突然就要訂親了？他這樣子如何娶妻？又是娶哪家的姑娘？

章玉姝一肚子的疑問，章夫人把事情細細說了一遍。

一開始他們也沒想給章允寧娶妻，是章允寧先結識了駱鶯，對這小姑娘格外喜歡，有些開竅的樣子，才覺得可以試試，也許能開枝散葉呢。那麼這一房以後也不至於斷子絕孫。

「允寧小時候很聰明，姑姑是知道他為何變成這樣的，假使有孩子，那孩子一定也是聰明的孩子。」章夫人抹著眼角，「正好駱府也有此意，就是那姑娘身子有些弱，我一時猶豫了，誰想到被穆夫人認作乾女兒，前段時間又搬到穆家住，允寧想見都見不到。母親就說，是不是姑姑您可以跟穆夫人商量一下，讓允寧跟駱姑娘見一面。」

章玉姝聽得目瞪口呆，這也太多巧合了吧！

「妳們應該早些告訴我的，」她有些不滿，「我若知道，在瑞蓉認親之前就會跟她說了。」

章夫人支支吾吾，又不是什麼光彩的喜事，就算真的成親也不會隆重操辦。

看她神情，章玉姝也了然了，允寧始終是個傻兒，在外人眼裡，指不定覺得章府怎麼逼迫駱府呢，要不然就是一場交易，自然不會怎麼聲張。

她想了會兒，「我明日去見瑞蓉。」

「多謝姑母。」章夫人急忙道謝，「我讓允寧多忍幾日。」

章玉姝詫異，「這駱姑娘真有什麼獨到之處嗎，允寧就這麼喜歡？」

章夫人長歎口氣，「我若知道就好了！」在她看來，駱鶯也就是生得不錯，性子也比較溫柔罷了，她隨後告辭。

晚上等宋淮請安的時候，章玉姝把此事講給他聽。

「你舅母居然瞞著我們，聽說年前就有意向。」

前世他是知道的，但沒往心裡去，後來聽說兩家訂親了，他也不過是覺得駱府想借此討要些什麼，所以初次見駱鶯並沒有一點好感。

他生性高傲，從不需要委曲求全，哪裡知道一個小姑娘為了家人所做出的犧牲。是哪次，改觀了呢？

宋淮摩挲著手裡的茶壺，慢慢道：「上次我去舅父家，舅母正好請了哪家的女眷，

想必便是駱府。」

章玉姝道：「你怎麼不與我講？」

「又不是第一次請女眷，他們家近幾年是門庭若市。」

這倒也是……自從兒子攝政之後，有些官員想著辦法討好，可他身上無一絲縫隙好入手，章府就變成另一道門了。

章玉姝點點頭，「駱府願意把姑娘嫁給允寧，應該是有所圖謀。不過燕京哪家是全都清清白白的？假使駱府貪求不多也無可厚非，小戶人家在燕京日子不好過。」

「比百姓還難過不成？」宋淮挑眉。

章玉姝語塞，「這……你別太計較，也是為允寧好。」

允寧是天真無邪，即便有錯也非故意，他哪裡知道長輩們的心思，而且這樣的事在燕京確實不少，兩廂情願，就算他身為都督也管不著，之所以出手全是由於私心。

「明日我去找瑞蓉，瑞蓉應該會同意的。」章玉姝覺得她才認識駱鷺沒多久，不至於有太深的感情。

宋淮沒有反對，他知道母親辦不成。

假使只是乾女兒，也許還有轉圜的餘地，但偏偏不只是。

前世就是晚了一步，穆夫人看見駱鷺時，駱鷺已經是章少夫人。